01 阮兜的老大的

許舒涵

會記得舊年的生日，阿母神祕神祕共我講：「我欲送你一个特別的禮物喔！」我誠好奇共問講到底是啥物，敢會當先予我知影？是我哈足久的手機仔？抑是我上愛食的雞卵糕？伊攏毋講，干焦微微仔笑。

幾工仔後，伊提一跤紙箱仔講：「這就是欲送你的禮物啦！」彼跤紙箱仔看著普通普通，無成囥手機仔的箱仔，外口嘛無足媠的包裝，予我有淡薄仔失望。毋過共紙箱仔掀開了後，我煞掣一趒，uah！是一隻兔仔呢！

兔仔細細隻仔，比手捾閣較細，兩蕊目睭大大蕊、圓輾輾，白色摻烏色的毛膨膨膨、軟歕歕，一支喙不管時攏卯咧卯咧，一直咧揣食，有夠古錐的！有時仔我若坐佇塗跤，伊就會走來我的身軀邊軀來軀去，親像咧共我司奶。寒天時仔共伊揖咧，敢若火爐遐爾溫暖。便若聽著有人開飼料袋仔的聲，伊就會走敢若飛咧，兇兇狂狂縱入去籠仔內。就按呢，逐擺阮若欲共關入去籠仔底，用這招就百面有效。

有一工，阮發現伊無佇籠仔內底，規家伙仔四界揣透透，猶是揣無伊的形影，逐家揣甲大粒汗、細粒汗。尾仔發見伊竟然敢若老爺仝款，老神在在坐踮膨椅頂懸歇睏，我隨共喝講：「緊落去！膨椅是欲予人坐的，毋是欲予兔仔坐的啦！」這隻兔仔毋知是聽毋捌人話，抑是刁故意的，毋但繼續大大方方坐佇膨椅面頂，閣佇遐漩一埕尿，實在是也好氣也好笑。這馬規厝間攏是伊的天下，伊四界走、跳起跳落，有當時仔連桌頂都跳起去。阿爸講：「這隻兔仔愈來愈賤，無法無天，親像是咱兜的老大的。」

閣有一擺，我想欲牽伊去外口行行咧，就用鍊仔共伊的頷頸鍊咧，啥人知影伊和狗仔無仝，袂曉綴人行，毋是倒爿、正爿烏白跳，就是敢若大小姐仝款覆佇塗跤摸袂振動，毋知到底是我咧牽伊，抑是伊咧牽我？落尾我只好用揖的共伊揖轉去。

雖罔阮兜這个老大的真濟代誌按怎教都教袂會，按怎講都講袂伸捙，毋過有伊陪伴的日子加誠趣味！